

超越

◆ 撰文 / 何日生

法國存在主義的小說家卡繆在《異鄉人》一書中，以一位不經意殺人的罪犯，歷經一連串的審判，從不為自己辯護，到日子的最後，他卻透露對人類價值的空洞與對於存在的虛無之呼喊、慨嘆。然而他的呼喊沒有聲嘶力竭，他的慨嘆也沒有悲憤填膺，只是一種單調的蒼白與徹底的迷茫。

在法庭最後判決前，他有一段憂鬱沈悶的自白，這自白透露當代西方的「個人」，面對生命的寂寥之困境。「……讓他人的存在與我沒有關聯……讓上帝的永生與我沒有關聯。今日對於我的判決，與他日所有人類都必須面對最後的審判又有何異？」卡繆試著透過異鄉人的犯行，呈現世間一切的意義與價值充其量不過是對人類的一種捆綁。人活在這世間，只是被一種巨大的無可抵抗的「後世意義」給規範，這「後世意義」就是指基督教文明裡所強調的最後審判。對於信仰的懷疑者而言，最後的審判不可捉摸並且難以實證，然而現世一切生存的最終價值與目的，卻被這種不可確切捉摸的價值給約制、牽絆。因此卡繆描述這種思維體系的荒謬、空洞而無意義。

然而卡繆並不是藉著寫異鄉人來否定上帝，而是藉此突顯失去上帝的西方人內心根本的悵然。

美國文化學家房龍曾說：「我不知道為何而生來這個世界？亦不知死後往何處去？」這種對生命基本的困惑，很像中國詩人陳子昂所慨嘆：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！」人的存在之意義為何？畢竟是人類共同面對的最大困惑。東方的孤寂是屬於歷史的，是屬於人間的，所以心心念念古人與來者。而西方的孤寂是屬於上帝的，是一種無法確切知道上帝的存在和其意旨的巨大失落。

人類作為一個有自覺的生命體，經常感受的是「存在的孤獨感」以及「和世界的分離」。《聖經》所描述的亞當、夏娃偷食禁果，才開始有了思想與自覺之自我，因此人類開始能分辨男女，分辨我與世界之不同。從此，人就不可回復地走向孤獨存在的生命處境。除了回到上帝的懷抱，與上帝合一，人才能從孤寂的存在中，獲致生命的意義與價值。然而從十五世紀文藝復興之後，科學主義發達，人逐漸學會控制自然與社會，人逐漸地擺脫上帝對於人存在的絕對價值。

隨著專業越分越細，人的孤立與無助就越來越嚴重。匆忙與疏離的都會生活，讓人與人的距離，人與更大的整體生命，如教會、家庭、村落、氏族等漸行漸遠。過去以上帝，以宗族或以某種

共同價值維繫著群體與個人關係的結構，從西方到東方，從開發國家到開發中國家，在科學主義與資本主義這雙現代化最巨大的腳印踐踏下，一切都已蕩然無存。人像斷了臍帶與鎖鏈的孤兒，茫然地在一個看不見的巨大體系裡重複生活著。存在是片面的、物質的、單一的、無根的、日以繼夜無目的的，因此是虛無與空洞的存在。

證嚴上人提出「無私大愛」的實踐，似乎為相對價值觀衝突的西方思惟困境指出一條清醒的出路。以愛的實踐做為基礎的生命觀，不同於用思想與分辨的邏輯去理解生命。思想和情感的不一致，一直是人類最大的矛盾。情感的覺悟，一直是佛教思惟裡很重要的一環。當我們思想，我們就與世界、與他物、與他人分別，因此思想得不到最終的生命完整性。

當代社會，不管是東方或西方，都是深深地約制在西方二元理性思維的架構裡。而這二元理性思維創造一個我們逐漸遠離他人的專業體系，與遠離一切情感的框架。人的存在因此是局部而孤立的。專業人變成馬庫色所言的單面向的人。執著於某一種專業，並且將這專業發展到極致，結果造成某種程度的結構性暴力。金融投資者操控金融商品日進斗金，他們不會知道世界另一端正因此忍受金融貨幣貶值的危機與苦難；建築業者大量開發土地，建構上億元豪宅，他們不會知道其所為加速剝削地球珍貴的資源；汽車工業不斷發展最豪華舒適的車輛，他們不會省思

其所為造成更大規模的環境污染；軍事工業發展更有效快速的毀滅武器，完全無視於造成對生命做集體的毀滅。生命的生與死，貧與病，都轉化成專業眼中一組一組的數字。

過去古代人的殘酷是看得見的殺戮，今日社會的殘酷是源自於抽象與冷漠。我們對於一切世界的不公義與地球資源之耗損毫無警覺，因為文明的發展帶領我們活在一個抽象符號、抽象媒介、抽象關係的網絡之中。人在這抽象體系裡，對於他人，對於物質生命毫無知覺。從另一方面觀之，專業人是孤獨而殘酷地生活著，全然不知我們的存在對於他人與他物的生存造成何種困境。

唯一讓這種專業的孤立現象打破的方法就是親身接觸。證嚴上人要把人從專業的孤立狀態中脫離出來；他鼓勵醫生去比手語、為感恩戶清掃髒亂的房舍，讓博士生去做環保資源回收，讓企業家到窮鄉僻壤之地親臨苦難，讓大學教授親身接觸受苦眾生。這些都是以實踐打破人與人，人與物的隔閡。這種親身接觸與實踐將自我牢籠打破，也將自我的慾望逐漸昇華為更廣的大愛情懷。

當愛擴大，當事物的推展不再是局限在專業的框框，當情感不再捆綁在自我的慾望與思想，我們才能夠去接納，去理解更多不相同價值的人。我們才能夠去關愛包容一切生命存在的價值。

